

085 回鄉偶（ngóo）書——四、

想阮阿爹

■ 黃勁連（04/07thk改寫）

若想起阮阿爹，心內會抽痛。

落雨的暗暝，雨落佇（tī）厝瓦（hiā），落佇窗邊，落佇gîm簷（tsînn）點點滴滴；聽著雨聲，時常來想起阮阿爹。風颱的暗暝，一片暗赳赳；風颱厝瓦，厝瓦強欲（beh）飛--去，規間厝搖搖擺擺；風颱阮厝後的籃仔花，籃仔花軟弱的花枝；這款的暗暝，我睏袂（bē）去，我時常想起阮阿爹。

阮阿爹是大囝，阮阿媽kan-tann生阮老爸一个查poo--的，下面有五、六个小妹，需要伊拍拚做功來養飼。十八歲起，伊就佇蕭壠糖廠夯（giâ）糖，在高雄碼頭夯貨，做苦力（ku-lí）；出外食的鹹、酸、苦、澀，細漢時代的我，是無法度來體會--的。

阮讀「北中」初中部的時陣，中畫時，時常冒著

赤炎炎的日頭光，來糖廠參阮爹做伙食中畫；蔥仔寮參伊門陣夯糖的朋友，定定共 (kā) 我呵咁 (o-lō) 阮阿爹的力頭誠飽，跤 (kha) 路閣 (koh) 好，一口氣會當夯三包糖上棧 (tsàn) ，健步如飛 (hui) ，若 (ná) 像踏平地彼一樣。我聽一下，驚一跳！暗中歡喜，暗中計算，三包糖，量其約仔，至少嘛有三、四百斤，怎樣有可能，這毋就像薛仁貴彼一樣、天生的神力？！想--來大概是為著顧三頓、養飼厝內的大細，加趁一寡錢才來拚性命，咬喙齒根夯粗重。想夠這個所在，有一點仔悲涼，我的目箍紅紅。佇阮的潭仔墘，像阮阿爹虎仔生的體格，閣有這款力頭--的，大概袂超過三个人。厝邊頭尾定定有人呵咁阮阿爹夯糖的代誌。阮讀北中的時代，暗頭仔食飽飯，喙拭拭--咧，時常行過店仔邊來阿同--仔 兜話虎lān。阿同--仔的老爸老賢師（庄內有名拳頭師傅），時常比大頭拇，來呵咁阮老爸；講伊親目看，看阮老爸捌一擺夯兩包糖，頂面閣坐一个人，真正是無簡單！上棧的時，若真輕鬆，面袂紅，氣閣袂喘 (tshuán) 。閣一擺，亦是伊親目看--的，蔥仔旺的牛車，落雨天牢 (tiâu)

佇榕 (tshîng) 仔跤的牛車路袂振動，挂好阮老爸來，出一下力揀 (sak)，牛車就振動--啦，……tang我聽著這款的言語，食飯咁中央的阮，感覺誠驕傲，袂去想夯糖的艱苦。

阮阿爹壯年時代，佇高雄碼頭夯貨，四常 (sù-siōng) 穿一領白色的台灣衫仔，跤穿that-bih(足袋)，看--起來威風凜凜，真有英雄氣概。